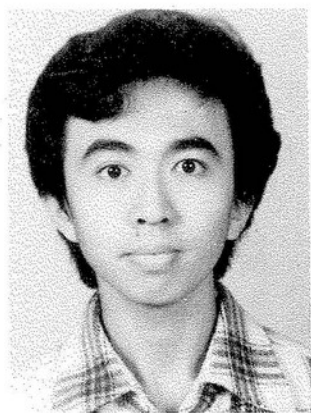


四郎探母



王友輝

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九日生

台北市人

私立中國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業

經歷／

文化大學影劇組助教

現職／

民心影視公司企劃

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王友輝

作品／

九重葛、素描、風景、銀河之畔

偷情記、愛的禮物、我們都要長大

會笑的星星、木偶奇遇記

白鷺鷥等。

劇情大綱

老穆有老母親及妻子留在大陸的天津老家，到台灣後娶妻、生女，如今妻喪，女兒也旅居美國。當年歲漸長，老穆倍感思親。在女兒的催促、要求下，老穆終於決定赴美探望惟一的女兒。

在這之前，老穆就多方託人打聽留在大陸上的老母親和妻子的狀況，還託人滙了錢過去。就要他即將赴美的前夕，忽然收到了大陸上妻子輾轉託人寄到的家書，與他相約在香港見面。老穆自有傲骨，不願在國土淪陷於共產黨時回到家鄉，如今既然母親、妻子可以在香港相逢，自然是積極安排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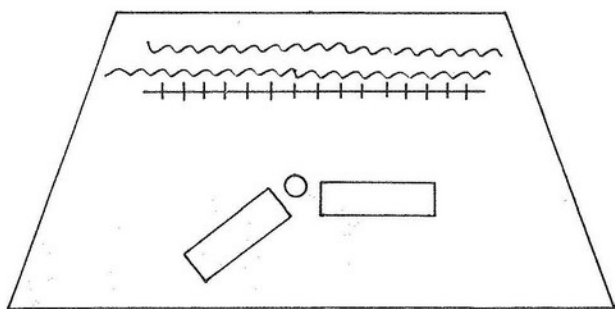
故事便是發生在老穆離台之前，抵香港、紐約探親之際，以及回到台北後，再與公園裡阿婆閒話的經過。

舞台平面圖

△「四郎探母」共計八個場景，舞台設計依劇本中之描述為主，設計者依文字加以發揮。以下之舞台平面圖僅能作為閱讀劇本時之基本瞭解，舞台示範則以台北社教館之舞台機能作基礎。

一、台北的公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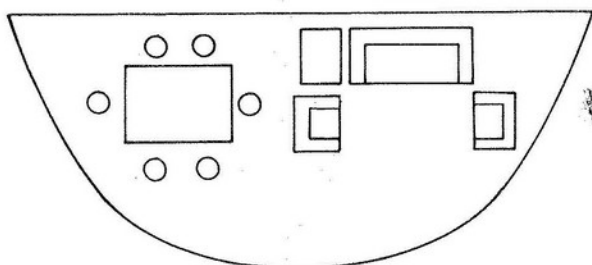
(一幕一場，一幕三場，四幕)



(大舞台)

二、老穆家客廳連飯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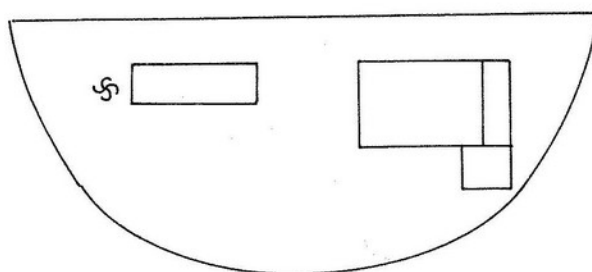
(一幕二場)



(升降舞台)

三、老穆的臥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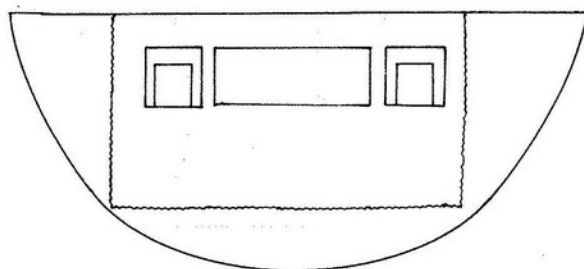
(一幕四場)



(升降舞台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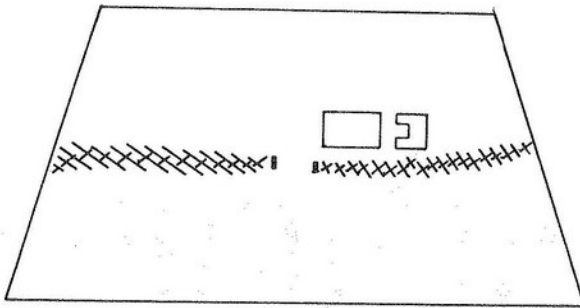
四、平劇舞台

(三幕二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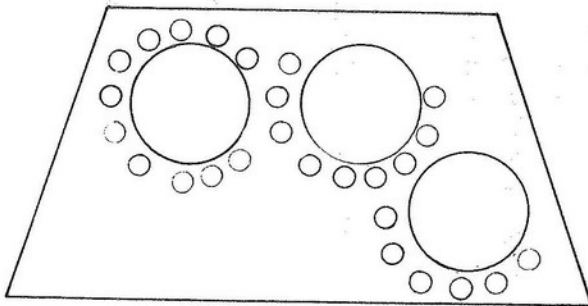
(升降舞台)

五、香港紅磡區火車站
(二幕一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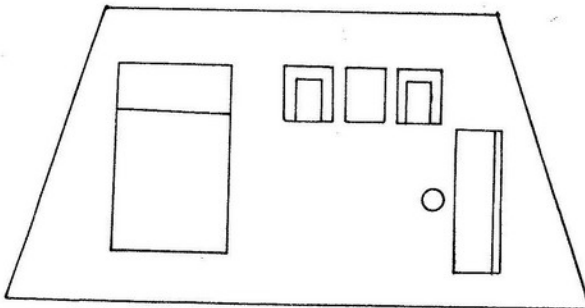
(大舞台)

六、香港彌敦道小型飯店
(二幕三場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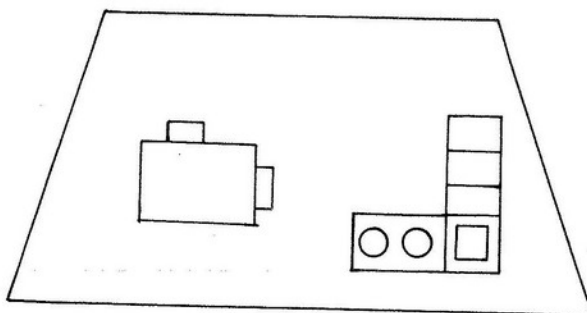
(大舞台)

七、香港彌敦道小型飯店套房
(二幕三場)



(大舞台)

八、美國紐約老穆女兒的公寓
(三幕一場)



(大舞台)

△左列四個場景可同時設置於舞台上，在立面上呈現「田」字形，以燈光轉換為變化；亦可單獨存在於舞台上，全看導演及舞台設計之安排。

人物

阿婆

老穆

穆母

穆妻

穆女

公園裡運動的人們

火車站裡來往的人們

海關人員

餐廳食客及侍者

平劇演員，分別扮演太君、四郎、六郎、八姐、九妹、和四夫人

場景

一幕一場（坐宮）：台北的公園

一幕二場（盜令）：老穆家客廳連飯廳

一幕三場（別宮）：台北的公園

一幕四場（出關）：老穆的臥房

二幕一場（巡營）：香港紅磡區火車站（廣九鐵路）

二幕二場（見母）：香港彌敦道之小型飯店

二幕三場（晤妻）：香港彌敦道之飯店套房

三幕一場（哭堂）：美國紐約老穆女兒的公寓

三幕二場（別家）：美國紐約某劇場

四幕（回令）：台北的公園

第一幕 第一場 坐宮

△俟大部份觀眾都入場就座後，劇場的某一個角落無意中傳出一薄響板的敲擊聲。

△似有似無的第二聲在觀眾的存疑中傳來。

△當觀眾開始意識到確實有聲響發生時，第三聲響板適時發出，如此響板便由徐緩到急促，在劇場中迴蕩。
△燈光在不知不覺中暗去。

△大幕配合著響板的節奏迅速升起，現出一片紗幕。

△燈光柔進紗幕後的舞台，是一個公園的景。

△響板聲停止後，由平劇的鑼鼓點接續，清脆地發出。

△從幕後傳來平劇老生的嗓音，唸的是平劇「四郎探母」中，楊延輝出場的引子：

老生

O.S.：金井鎖梧桐，長歎空隨一陣風。

△鑼鼓點終止，公園現場的音效聲淡入，紗幕迅速升起，公園便清清楚楚地呈現在我們眼前，彷彿陽光趨走了晨霧，揭開了一天的序幕。

△公園裡自然是濃綠成蔭，特別是上舞台橫貫的一列柳樹，柳條垂落，使我們有如置身於柳樹林中。

△柳樹後是一列隄岸，隄的後面有著我們看不見的流水，如歲月之流逝，將時光帶向未知的將來。

△柳樹的前端，舞台中區和左區各有一張常見的公園座椅，那種長板凳似得、有靠背的椅子。中區的那張正面對著觀眾，左區的那張則斜斜地放著。兩張座椅的中間還有一個垃圾桶。

△此刻，公園遠處傳來了土風舞的音樂，並不吵人，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，有一群人正在跳著晨舞。

△三三兩兩的人在樹蔭下，有人練劍，有人打拳，也有人抖動著身體，在練外丹功。當然，不時的也會有人從舞台的一端慢跑到另一端，這慢跑的人，將使舞台的畫面呈現許多動感的趣味。

△阿婆穿著典型老婦人的衣著，正坐在左舞台的座椅上打毛線，那麼熟練，那麼專心，以致於當眼鏡滑落鼻樑時，我們才會發現她也需要休息。

△她扶了扶眼鏡，看看手錶，看看左右，想了想，又繼續打毛線。

△慢跑的人跑過，阿婆的注意力被他分散了，但手中的動作並未停止。

△當阿婆打了個哈欠時，伸手遮口的同時，看見了老穆，他從右舞台進場，頭戴著鴨舌帽，一肩背著一個小的旅行袋，逕自朝著中舞台的座椅走去，將旅行袋放在座椅的一端，站著，一面脫帽，一面和阿婆打招呼！

老穆：早呀！

△阿婆沒有抬頭，也沒有停止打毛線的動作。

阿婆：早！——你今天晚到了。

△老穆笑笑，點著頭，面對正前方伸了一下懶腰。

老穆：是呀！天沒亮就上了陽明山，看我那個老太婆。今天是她兩週年的忌日。

△阿婆楞了一下，應了一聲，又繼續打毛線。

阿婆：哦！

△沈默。

△阿婆從鏡片後看了老穆一眼，他已經坐下了，但眼神是在很遙遠的地方。於是她解圍似得說著話。

阿婆：其實，你應該陪伊久一點——一年才一次嘛！

老穆：我給她清理了一下，掃掃乾淨。那些野草長得真長，拔了很久哪！不過，兩邊的扁柏長得很好，她喜歡扁柏，一定很高興。

阿婆：有沒有帶花上去？

老穆：有呀！素菊，我還特別買了一大串玉蘭花，放在石桌上，她喜歡那個香味。以前我們每天都買。她走了以後，我就有點怕聞到那種香味，尤其剛入土的那些日子……她！現在貴了咧！十塊錢才那麼小一朵。

△阿婆用右手偷偷地往自己髮髻後側摸去，將髮髻上原本簪著的一小束玉蘭花苞握入手中，再往椅子後面扔下。裝著沒事似得繼續打毛線。

老穆：很快哦！兩年了，也不知道是怎麼把日子混過去的，糊里糊塗頭髮就白了一大半。

阿婆：唉喲！你沒有聽那些講古的人說，什麼白髮催紅顏啦！青春不再還啦！人嘛！沒老就成妖精囉！

老穆：對對對！不老就成妖精了。哈……

△老穆從剛才的感傷中漸漸走出，他想起了一件事。

老穆：她！阿婆！妳要不要去聽戲呀？

阿婆：什麼戲？歌仔戲還是布袋戲？唉呀！電視中午、晚上都有嘛！

老穆：不是啦！就是我常常唱的那種平劇啦！今天晚上是「四郎探母」哦！

阿婆：呀！對啦！電視上禮拜天也有放嘛！——我聽沒有啦！她！不過哦！那個衣服很漂亮，很漂亮。

△阿婆顯然沒什麼興趣，老穆有點失望，又想起妻子。

老穆：以前我們總是一起去，逛逛中華商場，吃一吃狗不理包子，再聽戲，那一個晚上可就有得聊了。

△阿婆半開玩笑得白了他一眼。

阿婆：我又不是你的牽手，這給我那個老冤家聽到了，他從地下也要爬出來跟你理論哦！

△兩個人笑了，但多少有一點遲暮的悲涼。

老穆：我女兒也喜歡戲，老太婆走了以後，她有空也陪我去。唉！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再見到她。

阿婆：唉喲！那有什麼難的，買一張飛機票，一飛就給他飛到美國去看她了。要不然她也會回來嘛！我看你今天

哦！不太一樣咧！自己給自己找石頭打腳，呀還要叫痛，唉！沒法度。

△老穆苦笑了一下，沒有回答。

△阿婆噤咕哇啦說了一大串，也識趣地打著毛線，不再多說。

△慢跑的人又從他們眼前跑過，汗已經濕了運動衫。

△土風舞的音樂也停了，公園裡只剩下鳥叫、蟲鳴，不太清楚的流水聲，和遠遠傳來的鐘聲。

△運動的人大半停止了，收了拳、收了劍，三三兩兩在遠處聊天說笑。有人擦著汗，有人喝著水，雖然我們聽不見他們聊些什麼，但可以想像出那些家庭瑣碎的悠閒。

△老穆楞楞地看著阿婆打了一會兒毛線，伸手向旅行袋裡掏東西，一面問她。

老穆：咦！妳不是已經打好了一件嗎？拆掉重打呀？

阿婆：發神經呀！拆掉重打？第二件啦！兩個孫子，少得了那一個？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嘛！

△老穆拿出一塊雪花糕，撕開包裝紙，掰成兩半，拿了一半放在阿婆坐的座椅上。

老穆：吃一點吧！

阿婆：多謝！吔！你要喝水，我還有一點。

老穆：等一下吧！

△阿婆掰了一小块塞入嘴裡，點點頭，一面嚙動著嘴，一面還是繼續她的毛線工。

△而老穆，一面吃著，一面不很專心地左顧右盼。

老穆：妳真的不去聽戲？

阿婆：多謝啦！聽沒有啦！也看不懂嘛！

老穆：其實故事很簡單，楊延輝流落番邦十五年，佘太君押糧到關口，四郎想去看他母親，可是沒有令箭出不了關，鐵鏡公主就幫他從蕭太后那裡偷來令箭，當了附馬爺的楊四郎才回到宋營去看他的母親。

△當老穆說故事時，阿婆原本不太注意，後來到底被吸引了，停止了打毛線。

阿婆：呀後來咧？

老穆：一家人見面，哭成一團，可是五鼓天明，四郎必須回去繳令，所以又和他的母親、妻子、弟弟啦！妹妹啦

！分開了。結果回去差點被斬，幸虧公主用計才救了四郎。

阿婆：這樣哦！那他就不回去嘛！

老穆：是呀！不回去鐵鏡公主和兒子都完了。

阿婆：那他怎麼捨得牽手？何況還有老母在？

老穆：妳說的嘛！手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怎麼辦呢？

阿婆：所以哦！娶兩個牽手也很麻煩嘛！

△老穆笑一笑，沒說什麼。

△阿婆放下毛線，拿了水壺倒了一杯水給老穆。

△老穆接過水，喝了一口。

△慢跑的人從眼前晃過，他滿頭大汗，運動衫也脫了，綁在腰間，結實的肌肉上到處是汗。

△那些運動完聊天的人也陸續離開了。整個公園彷彿只剩下了老穆和阿婆。

△老穆站起來，將未喝完的水倒在草叢中，把杯子還給阿婆，阿婆看他一眼，沒說什麼。老穆又將雪花糕的

包裝紙丟進垃圾筒，拍拍手，慢慢走向舞台前方，眼神更是飄渺投向遠方。

△胡琴的絃音幽幽傳來，幕後老生的嗓音隨著胡琴唱出一般西皮慢板。

老生 O.S：楊延輝坐宮院自思自歎，

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。

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，

我好比虎離山受了孤單，

我好比南來雁失群飛散，

我好比淺水龍困在沙灘。

……

△對開大幕從左右兩側合攏，將公園的綠意關在幕後，老穆繼續向前緩緩走著。

△在慢板唱腔中，升降舞台在幕前升起，呈現出老穆的家，簡單的客廳連著飯廳。

第一幕 第二場 盜令

△當升降舞台升到定位之後，幕後老生的嗓音逐漸消失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已站上升降舞台的老穆，他自己哼唱出的兩句二六板。

老穆（唱）：思老母不由我肝腸痛斷，

想老娘淚珠兒灑落在胸前……

△這是老穆如今獨居的地方，右舞台是一組舊沙發和長型茶几，而近舞台中區的方形茶几上放著一具電話。

左舞台則是一張方形餐桌，和三兩把椅子，桌上已經擺好了三樣菜，和一副碗筷，還有一鍋飯。

△老穆有點輕快地走向餐桌，用手揀起一塊肉，嚐嚐味道，很滿意地陶醉了一下。

△他看看桌上，想起什麼，往左舞台幕後走進去，出來時，手上拿了一瓶喝了一半的酒，和一個玻璃杯。十分愉快地放在桌上，然後在面對觀衆方向的位置坐下來。他放鬆似得歎了口氣。倒酒，呷了一口，啞啞嘴，拿起筷子，挾菜吃。

△老穆女兒的聲音從幕後傳來，清脆的嗓音洋溢著歡欣，這聲音便一直伴隨著老穆飲酒和吃飯。
O.S.：親愛的父親大人，希望您看這封信的時候，會張嘴笑得開心。您好不好？女兒真的很想念您，尤其

每當吃飯的時候，就更會想起您拿手的冰糖肘子、糖醋脊里、還有蜜汁火腿，唉！口水都快流出來了。在紐約這個地方，儘管唐人街那麼近，又有那麼多的中國食物，可是我卻永遠也不滿足，總覺得吃不到家鄉的溫暖和兒時的記憶。有時候，我會想，這些在美洲大陸開中國餐館的人，他們不曉得不知道，自己原本道地的做菜手藝，換了一塊土地，其實已經變了質，失去了屬於故鄉的風味了。也許真的如古人所說的南橘北枳，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歸屬的東西，變也變不了，改也改不掉。就像我，就始終不能習慣吃漢堡的日子。唉！怎麼比嘛！燒餅上的芝麻永遠也比漢堡上的香呀！您來信說，台北的漢堡店愈來愈多了。真的嗎？那萬一以後我回去，吃不到燒餅油條，喝不到豆漿米乳。那豈不遺憾死了？

△老穆笑了，喝一口酒，搖搖頭，拿起筷子，挾了一塊肥肉，放入口中。

△老穆：說到這裡，我突然想到，您還那麼喜歡吃肥肉嗎？

△老穆停了一下，但還是繼續吃。

△老穆：真的對身體不好哦！少吃為妙，尤其您現在只有一個人留在台灣，萬一身體不舒服，女兒可是會不安的。喲！要不然，您就乖乖地到這裡來，和女兒住一起，好不好嘛？媽在的時候，她有心臟病，不能搭飛機，您說要留著陪她；現在媽也走了，您應該可以來了啦！難道您不想念這麼好的女兒嗎？我在這所學院裡教老外唱平劇，收入也穩定，絕不讓您吃苦的。

△老穆添飯，默默吃著。他的神情已經轉變了，有一點點寂寞的感覺。

△老穆：而且，如果您來到此地，我們父女沒事就票票戲，多好！您一個人，我不放心嘛！啊！對了，提到戲，我才想起一個偉大的計畫。今年的期末，我們學院打算辦一場成果展，我也必須上台亮一亮相，可是此地的生、旦角都不會，我想唱「四郎」，怎麼算就少一個余太君。所以啦！我就想到我親愛的老爸爸，您來陪女兒票一段好不好？您申請探親，再找旅行社訂機票，只要您一坐上飛機，十四個鐘頭以後，我就會在甘乃迪機場接您了。一舉數得嘛！而且機票錢我還可以向學校申請補助，多划算。假如來了以後，您住得習慣，就不必再回去了，好不好嘛！可愛的老爸爸？哇！郵東又寫完了，反正您有什麼打算和決定，請趕快通知我，我會安排一切的。敬祝身體健康、精神愉快！女兒敬上。

△信唸完了，老穆也放下了碗筷，停了片刻，他才站起來，走向沙發。一面摸出煙和火柴來。

△他坐在沙發上，吸著煙，煙圈在靜靜的空氣中漸漸擴散，很寂寞的一個午后時分。

△他拿起報紙，那似乎早已翻閱過無數次的報紙，在他手中沒有幾秒，又被放下了。

△呆坐了片刻，他又拿起報紙，戴上老花眼鏡，翻找著報紙上的廣告欄，看了一下，丟下報紙，他轉身拿起電話下的厚厚的電話號碼簿，放在膝上查著、翻著，終於找到了，他拿一枝筆，劃了線，拿起電話，撥號。

△燈光漸暗，直到完全看不見。

老穆：喂！永安旅行社嗎？你好……

△老穆的聲音迴蕩在黑暗中。

第一幕 第二場 別宮

△黑暗中，老穆離開升降舞台，走上大舞台。大幕在此時開起，燈光再淡入時，又回到了公園的場景。

△樹蔭下仍有三三兩兩做完運動的人在聊天談笑，一如一幕一場所見到的那樣一個清晨。

△慢跑的人已經汗濕了運動衫，他從老穆的身後擦身而過。

△阿婆也依舊打著毛線，衣服已經漸看得出形狀了。

△老穆背對著阿婆望向遠方。

△阿婆看了老穆一眼。

阿婆：所以你就決定到美國去探親了？

△老穆點點頭。

△阿婆開玩笑的說。

阿婆：吔！你上次說那是什麼戲？那個平劇呀？

△老穆轉身走向座椅，一面回答。

老穆：四郎探母呀！怎麼呢？

阿婆：對呀！人家是四郎探母，你是老穆探女嘛！

△兩人笑了。

△老穆坐下。

老穆：寶貝女兒，不去看看她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面呢！

阿婆：怎麼？她不回來了？

老穆：我也不知道，每封信都說想台北的燒餅油條，可是工作順利，大概也不會真的回來吧！

阿婆：也是啦！少年人有自己的想法。其實我們做人家父母的，只要他們平平安安，到那裡也一樣啦！沒有什麼不好。

△老穆點點頭。

老穆：是呀！也不能一輩子把孩子拴在自己的腰帶上嘛！海闊天空，他們要飛到那裡，也不是我們能夠管得。再說，孩子在身邊，還怕他們嫌我們礙手礙腳，管東管西的。做父母，難哪！

阿婆：攏總一句話，心裡的一塊肉，捨不得啦！

老穆：當初送女兒去美國的時候，唉呀！你不知道，她媽媽哭得像什麼似得。從知道女兒拿到了學校的入學許可開始，每天晚上都跟我吵架，要不然就是偷偷的掉眼淚，怪我硬要把女兒送走。天曉得，我就這麼一個寶貝，別說是送出國去唸書了，嫁人我也不甘心哪！誰知道她丈夫會不會疼她呀！

阿婆：你女兒不嫁，留在家裡當老姑婆？愛說笑！

老穆：所以才說是心理矛盾嘛！就拿我那個老太婆來說吧！又捨不得女兒出去，是又拼命替她買東西，每天逛街每天逛，好像巴不得女兒帶全了東西，這麼一去就無憂無慮了。

阿婆：這不一樣啦！為她準備行李，就是不希望漏掉一點東西嘛！怎麼說也是為女兒好。

老穆：在機場的時候，兩個女人，哭得稀里嘩啦的，我想難過，都不好意思了，好像要跟他們搶著掉眼淚似得。

阿婆：哭一哭，心頭也舒爽一點。

老穆：妳可說對了。哭完了，好像就沒事了，母女兩個傻楞楞地站在那裡，好像說：可以回家啦！沒事了嘛！真是的。唉！

△老穆憶起了往事，說不出是感染了當時的傷感，還是想起了更多的故事，他突然低下頭。

△阿婆微微一笑，放下手中的毛線。

阿婆：老穆呀！再過幾天就見到女兒了，不要太難過，應該高興才對嘛！

△老穆裝出無所謂的樣子。

老穆：不是啦！我是……是在想，我那個老太婆，還真的沒有機會再見到女兒。女兒知道她媽媽走了，在電話裡哭得死去活來。唉！人要一分開，誰能保證下一次見面是在人間還是地下呢？

阿婆：喂喂喂！我說你這個老穆怎麼那麼烏鴉嘴，活這麼老了，這種事也可以這樣講呀？我偏不信，就等你回來再跟你鬥嘴。

△老穆半賠不是的說。

老穆：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只是感觸很深，像當年，我娘送我離家，我壓根兒想不到四十年見不了她一面。

△阿婆顯然沒有料到老穆會提到他母親，有點歉意，也有點好奇。

阿婆：你也有老母？

老穆：什麼話？我又不是孫悟空，石頭裡蹦出來的，當然有母親了。

阿婆：不是啦！我的意思是說，對啦！像我們年紀都大了，我又才認識你半年多，很難想說你的老母，……

老穆：留在大陸，也不知道是不是還在。在的話，九十多囉！我一直想和她聯絡，就是沒有消息。

△阿婆不再說什麼了，低頭織著毛線。

老穆：像妳們這樣，一家人始終在一起，是福氣啦！國家多難，我們也就流離失所了。

△沈默代替了言語，兩人各有心事，一股淒涼的感覺淡淡地擴散開來。

△阿婆輕輕地打破了沈默。

阿婆：老穆，你多小心啦！我們也是有緣，平常鬥鬥嘴，一個早上就過去了，你到美國，萬一，萬一不想回來，

寫信回來給老朋友。我是不認識字啦！可是孩子們會唸給我聽。順風啦！自己要保重。

△阿婆低頭織著毛線，不敢看老穆。

△老穆也是有點異樣的感受，刻意地清一清喉嚨。

老穆：大家都要保重啦！

△他站起來，急急走上前，突然停住，想了一下，又強著笑臉回頭對阿婆說。

老穆：這樣好了，明天我請妳吃個便飯——算是替我順風好了。

△阿婆笑了。

阿婆：我請你才對。差點忘了，你還有好幾天才去「老穆採女」嘛！

△兩個老人笑得皺紋都要飛起來了。

△對開大幕漸漸合攏，將阿婆和公園阻隔在外。

△升降舞台漸漸上升，到達定位後，老穆走上升降舞台，回到自己的臥房。

第一幕 第四場 出關

△老穆的臥房，右舞台橫放著一張雙人床，床上放著一個打開的行李箱，裡面已經放置了一些衣物。

△床的左側近觀眾處有一個矮腳櫃，上面有電話。

△舞台左側是一個很多抽屜的紅木衣櫃，旁邊還有一個衣架，上面掛了兩件大衣和一頂鴨舌帽。

△老穆將一些衣服在行李箱中放好，又去開了衣櫃抽屜，再拿幾件衣服，放入行李箱中。

△他看看錶，走近矮腳櫃，坐在床沿，打電話。

老穆：喂！永安旅行社嗎？……我是穆天民……是，關於我的機票……哦！沒問題了？……對，台北到香港，香港到紐約，……哦！回程，先不用訂……對，還沒有決定……好的，……出境證……

△老穆的聲音漸漸聽不見了，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見他拿著電話在講著、講著。

△一個有點蒼老的女人的聲音自空間中傳來，是溫和的，甚至有點畏怯的賢淑感。

女聲：天民，你託人匯來的錢我們已經收到了，娘很高興能有你的消息。我已經作決定了。既然你不願意回天津來，我打算申請到香港探親。娘知道這件事，一定要跟我去香港。我本來擔心娘的身體，因為搭火車很辛苦，從天津到香港路更是很遠，但是娘說她已經九十多歲了，就算死在香港，能夠再見你一面她也瞑目。我不能阻止她，只希望老天爺保佑我們一路平安到香港。因為申請探親要花很多錢才能打通關節，回天津的火車票怕不夠錢買，希望你能再匯一點錢過來。請你儘快設法告訴我，你何時能到香港。我們在紅磡區車站見面了。為了怕彼此不認識，我會託人寫一張有你名字的大字報，你看見了，一定要認我們才好。妻
玉香鞠躬，劉偉成代筆。

△在讀信的時候，老穆已經掛了電話，起身再將一些東西放入行李箱中，當箱子飽飽地塞滿時，他便將箱子蓋上，拉上拉鍊。當拉鍊上鎖時，信正好讀完。

△燈光驟暗，舞台在黑暗中降下。

△黑暗中，傳來平劇老生蒼涼的唱腔，唱的是散板。

老生 O.S.：高堂老母難得見，（白）兒的老娘啊！

△唱腔轉搖板。

老生 O.S.：要相逢除非是夢裡團圓。

第二幕 第一場 巡營

△當老生的噪音消失在黑暗中，大幕在寂靜中升起。

△幻燈打上紗幕。是白雲飛翔的藍天。

△香港的鳥瞰地形，如鏡頭之放大，愈來愈近、愈來愈清晰。

△長長的鐵軌。

△紅磡區火車站。

△紗幕升起，燈光照亮了舞台。

- △舞台上的佈景不再寫實，而採用誇張的抽樣寫實。
- △這場最突出的是，舞台上垂吊下一張巨大的鐵絲網，硬生生地將舞台隔成前後兩半，在舞台中區，鐵絲網有一個出入口，出入口旁有一張桌子，旁邊坐了一個海關人員，他是在鐵絲網的那端。
- △吵雜的人聲突然響起。
- △火車汽笛聲淒厲地響著。
- △播音員報告著火車的進出站。
- △忽然就有一堆堆的人從舞台右側出現，衣著是陳舊的，色調是單調的，而他們臉上有疲乏、有驚惶。
- △也有許多人挑著沈重的挑担，上面是一些農產品，似乎是來自鄉間。
- △當這些人經過海關關口時，一個個被檢查證件、行李，蓋上戳記後才被放行，經過鐵絲網，走向左前舞台。
- △老穆匆匆忙忙地，從左前舞台側邊跑出來，他向鐵絲網的那一端張望著，又不時看錶。
- △由於焦急，也由於緊張，豆大的汗已經佈滿他的額頭，他用手帕不斷地擦拭著。
- △一式一樣疲倦的人從海關口出來，但是沒有他的母親和妻子。
- △已經沒有人了，他抓著鐵絲網，往左後舞台張望。
- △我們是無法看到老穆臉上的表情，但可以想像得出是多麼焦急。
- △依舊沒有人。
- △他有點失望地回過身來，想走，不甘心，走到海關口，想問那海關人員，又不敢。便只有在舞台上來回踱著步，一步是一滴眼淚。
- △他真的絕望了，遲緩地走向左前舞台。
- △然而，此時，一個女人的聲音傳來，老穆停住了。
- 穆妻：娘，沒關係，慢慢走，不急。
- △穆妻扶著穆母，緩緩從右後舞台走出，穆母拄著手杖，艱難地、一步一步地走動。
- △穆妻一手攙著婆婆，一肩挑著担子，上面是行李，也有些蔬菜瓜果之類。
- △老穆緩緩回頭、轉身，看著那老太太和不再年輕的女人。
- △他們都停止了動作，眼神交換著訊息，沒有動靜。
- △穆妻鬆開扶著母親的手，放下担子，從懷裡拿出一張折好的紙，走到鐵絲網邊，緩緩將紙展開。上面大大的寫著「穆天民先生」。
- △是不敢相信能夠重逢？還是鐵絲網使感情隔絕了呢？用盡平生的力氣，老穆喊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。

老穆：娘——

△在他正要起步奔向鐵絲網的同時，燈光驟暗。

第二幕 第一場 見母

△燈光再亮時，舞台上呈現的是三張圓桌，鋪了紅色的桌巾。右下舞台區的那一張沒有人坐在圓桌旁，上面整整齊齊擺了十二套餐具。中上舞台稍偏右處的圓桌，則圍坐滿了人，杯盤狼籍，已經酒過三巡了，他們大聲的說話，大聲的笑，旁若無人的樣子。

△左下舞台偏中央，是穆家三口坐的圓桌，他們顯然已經吃了一會兒了。

△老穆並沒有吃多少，只是替母親挾著菜。

△穆妻更是低著頭，默默一口一口緩緩吃著，有時也注意一下穆母，為她添一點湯，擦拭一下滴在衣上的油漬。

△而穆母，那精明的眼神，充滿力量的手臂，實在難以想像她已經九十歲了。尤其和前一場比較起來，或許我們可以說，只有雙脚的不便，和滿頭蒼蒼的白髮，才足以說明她是具有年歲的人。

△她忙著吃菜，更用那不輸人的嗓音不斷說著。

穆母：唉呀！北寧鐵路、平漢鐵路、粵漢鐵路、廣九鐵路，這一路顛下來，可把我這老骨頭給顛散了。擠呀！怎麼就這麼擠，不是大家伙都到香港來了嗎！可是怎麼就這麼擠呢？——民兒，你吃呀！這館子不錯，菜好呀！娘四十年沒嚐過這口味了——你不知道，那股子汗臭悶騷味，怎麼祖國就進步不了呢？我看這四化也好不到那兒去，八百年坐一趟火車也這麼擠死人的擠，你不知道呀！你這媳婦可吐了好幾回呢！——吃吃吃，玉香娃子，把他給吃回來，下會兒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吃這東西呢！瞧瞧這豆腐，嫩呀！——我是著磨著年紀也大了，不看看你，死了我也不甘心哪！當年送你走，也不過二十冒頭，這會兒，頭髮也給白了，唉喲！怎麼就這麼快呢！眨巴眨巴眼，四十年哪！指頭數一數也得四雙手呢！——噫！你吃呀！娘是夠了。

老穆：娘喜歡就多嚐兩口，我平日吃得少，還怕胖了呢！

穆母：這我可就懂了，胖？胖不是福氣呀？這咱們鄉下人要有個胖的人，上輩子修的福呢！才讓他有油水吃到胖呀！你不知道呀！打從抗戰開始，那有好日子過？淪陷區裡嘛什麼也給交出去，咳！吃個雞子，等白你的頭吧！那有這黃金似的蛋花啣！

△侍者過來，要將吃得剩一點的盤子收走，穆母打他的手，喝止他。

穆母：幹什麼？揩油水也沒這麼公開的，這盤裡還剩著呢！

△侍者有點不知所措的望著老穆。

老穆：娘！這盤就撤了吧！咱們吃不完，他們也不會吃這剩的。

穆母：可惜呀！包一包帶回去吧！

△老穆強作了個笑臉，對侍者點點頭，侍者收了盤子。

老穆：娘，喝口熱茶吧！

△一直沈默著的穆妻伸手執壺，為穆母倒茶。

△穆母大口大口喝著。

△當穆母兀自說著時，鄰桌的聲音自動小了些，此刻又轟然笑出，一唱一和，配合巧妙。

△老穆從穆妻手中接過茶杯，啜了一口，放下，他略轉身看了鄰桌笑鬧的人群，再陪著笑臉對穆母說話。

老穆：好熱鬧哦！

穆母：是呀！是呀！想當初你們小兩口娶親時，不也這麼熱鬧嗎？人多呀！

△老穆和穆妻對看了一眼，逝去的歲月，在他們的眼神中燃起了傷痛的火焰。

△穆母彷彿有意壓過鄰座的聲音，提高著嗓音，她並沒有感到老穆夫妻的痛處。

穆母：這一村子的人不都全來了，誰不說這金童玉女的一對？嘿！怎麼就生不出個胖子呢？

△穆妻低下了頭。

穆母：可好，一戰亂、一逃難，解放前送走你，誰也想不到這一幌這麼長日子，到現在我們穆家沒個香煙繼承呢！

△老穆艱難地說。

老穆：娘！我，我有個女兒，現在在美國。

△他迴避著穆妻疑懼、驚惶與傷心的眼神，從懷裡拿出一張照片，給穆母看。

△穆母接過去，直誇讚！

穆母：這娃子漂亮，瞧那眼珠子溜溜的聰明相。好，好！——可惜呀！不是個小子。就這一個？

△老穆點點頭。

△穆母將照片給穆妻看。

穆母：這娃子挺像妳的。

△穆母將照片還給老穆。

△穆母將照片還給老穆。

穆母：你這媳婦除了不下蛋，什麼都好。這些年苦也吃夠了，我們那一家子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下放勞改，逼

瘋的也有好幾個，就屬你，民兒，最有福了。唉！這麼些年了，也不給捎個信什麼的。娘還想呢！這小子怕不是不要這個娘了。這可好，還討了房小媳婦兒，生了個俏女兒——噢！媳婦兒怎麼不來？是不是嫌我？還是——

△穆母望了穆妻一眼，穆妻低下頭。

△老穆趕緊解釋。

老穆：娘！別想多了，她兩年前就死了，是她福薄，見不著您的面。

△穆母微楞了一下。

穆母：哦！死了兩年啦！

△老穆嚥了口口水。

老穆：娘！我是想，設法把您接出來，兒子也好奉養孝順您，這四十年，慚愧了，讓您受苦了。

穆母：唉呀呀！這我還有多少日子好活？留在家，死了葬在家，不也好嗎？——倒是你媳婦，該接她出來，讓她跟你過兩年好日子才是。

△穆妻眼神中有些驚慌，她終於開口了。

穆妻：娘！我跟著您，別說要我走。

△沈默了，一家三口無言以對，只能用沈默將許多哀傷化解於無言中。

△而鄰座的客人已經散去，桌上杯盤狼籍，與空桌的整齊成了強烈的對比。

△老穆招了招手，侍者過來。

老穆：買單。

△侍者早準備好了，帳單給老穆，在老穆掏錢的時候，燈光漸漸暗去。

第二幕 第二場 晤妻

△燈光亮起時，舞台上是一張雙人床，和一小組座椅、茶几。和尋常見到旅館中的陳設一樣，只是簡單地讓我們知道那是什麼地方。而挑擔則放在一邊。

△老穆坐在床沿，抽著煙。

△穆妻坐在椅子上，依舊低著頭，這舉動實在和她的年齡不太相符，或許，心理上，她回到了四十年前與丈夫共處的嬌羞吧！

老穆：妳真的不肯跟我回台灣？

△穆妻搖頭。

穆妻：娘到底需要人照顧。

老穆：可是，萬一有一天娘也老去了呢？

△穆妻沒有答話。

老穆：妳怪我當初沒帶妳一塊兒走？還是怪我不回去？

△穆妻仍然搖頭。

老穆：我也沒想到一走就是四十年，我想你們呀！可是有什麼辦法呢？我也想天津呀！想我們家後院子裡的鞦韆架，養的雞，連下午的太陽我都想，可是能回去嗎？回去了，什麼指望都沒有了。這也能怪我嗎？時局那麼亂，能怪我嗎？

△穆妻沈靜地回答。

穆妻：誰也不能怪誰。你在外頭，至少我們還有一點希望。你想，這一路的火車是怎麼顛過來的？這四十年的路是怎麼走過去的？苦吃了，也熬過去了，只是因為還有你這個希望。你想，娘那麼大年紀了，是靠什麼撐下去的？解放以後，下放、勞改，那樣苦沒有嚐過？因為你走了，娘和我被鬥臭鬥垮，頂著大太陽在青石路上一路跪跪爬爬，向人民認錯。可是我們心裡明白，你走是對的。你有一天回來了，也是大夥都太平的時候。怎麼會怕你不回來？時候還沒有到，怎能急呢？

老穆：那你為什麼不等著有一天，和我一起回天津呢？

穆妻：我替你孝順娘，給她老人家一點安慰，這理由還不夠嗎？

△老穆歎了口氣。

穆妻：她——待你好不好？

△老穆楞了一下。

老穆：誰？

△穆妻抿了抿嘴。

穆妻：台灣的媳婦兒。

△老穆點點頭，隨即他明白似得。

老穆：是因為她，所以妳……？

△穆妻笑了。

穆妻：是她一直在照顧你，是不是？我只遺憾沒有機會謝謝她，我爭什麼呢？

△老穆點點頭，望著他已老的媳婦。

老穆：總是苦了妳。

△為了打破僵局似得，穆妻站起來，碎步跑到挑担旁，蹲下去，解開包袱，拿出一條繡帕。綁好包袱後，將繡帕交老穆。

穆妻：這給你女兒，說她人漂亮，配這個。

△老穆拿在手上，有點難過。

穆妻：當年你送我的時候，你也說我配這個，這會兒人都老了，傳給年輕的孩子吧！千辛萬苦，藏東藏西，才留到現在呢！

△穆妻淡淡地說著、笑著，典型的中國婦女的美呈現在她臉上。她再度坐在椅子上。

老穆：什麼時候走？

穆妻：只准了留一個晚上。

△老穆歎口氣。

老穆：真狠！——回去別再坐火車了，我已經幫妳們訂了回天津的飛機票，明天下午兩點四十有飛機，不到三個鐘頭就可以到天津了。

穆妻：可是娘……我也沒坐過飛機，不知道？……

老穆：娘的身體還硬朗，你也不必擔心，沒什麼的。

△穆妻點點頭。

老穆：我也沒剩多少錢了，明天再去換點外匯讓妳們帶回去，回了台灣，我再想法子多滙些錢回去。

穆妻：也不要了，滙去的錢，一大半被幹部東扣西扣扣掉了，可惜呀！平常日子我們是不需那些的。

老穆：我知道，有錢也買不到什麼好東西，是不？

穆妻：生活簡單慣了也好。

△老穆搖搖頭，他站起來，走向自己的行李箱，打開，將繡帕放進去，又東摸西摸，拿出一條圍巾。

△老穆轉身走向穆妻，將圍巾替她圍上，端詳著她。

老穆：這個給你，天津冬天冷，凍的時候圍著它，也好記得我。

△她點點頭，他握住她的手。

老穆：明天，早一點去逛逛，替娘多買些厚衣裳。天津的冬天，我記得，冷呀！特別在這個年頭。

△老穆鬆了手。

老穆：睡吧！

△穆妻點點頭，起身將圍巾收入包袱中，當她蹲下時，燈光漸暗。

△紗幕緩緩降下。

△幻燈打出天津的山水風景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在眼前一晃而過。

老穆：那年走的時候是秋天，娘告訴我，冬夜要帶著，怕是來不及回去過冬了。誰也沒想到，四十個冬天都來不及回去過，可是我相信，一定會回去的……

△火車隆隆聲震天價響。

△幻燈迅速變換著一節節的火車、鐵軌。

△擁擠的人潮。

△驚惶的面孔。

△恐懼的眼神。

第三幕 第一場 哭堂

△飛機飛過的呼嘯聲取代了火車聲。

△幻燈華轉換成自由女神像。

△紐約甘乃迪機場。

△幻燈逐漸淡去，燈光淡入，紗幕升起。

△舞台上呈現的是一座流理台、一張餐桌、兩把椅子。

△老穆圍著圍裙，正做菜，穆女在一旁瞪眼看著，並幫不上忙的樣子。

穆女：爸！總有點什麼事我可以幫忙的吧？

老穆：這兒沒你的份兒，去擺擺餐桌吧！

穆女：唉喲！人家早八百年就擺好了啦！

老穆：那你就陪老爸爸說說話。這兩年來，你老爸爸在家裡說的話，大概沒你一天說的多。

穆女：就是呀！你一個人在台北，沒人陪你說話，多無聊！那你就別回去了嘛！留在紐約，我們都有伴。

老穆：那妳不嫁人啦？以後有了丈夫，會嫌老爸爸礙手礙腳的。

穆女：誰說的？才不會呢！要不，當一輩子老處女，孝順爸爸就好了呀！

老穆：那妳媽不氣昏了才怪呢！在地底下都不安心哪！

穆女：呀！對了，爸！那天媽忌日，您有沒有去看看她？

老穆：那還用說，一大早天沒亮我就上陽明山去了。

穆女：唉！有時候想，回去算了，留在紐約幹嘛呢？

老穆：可是你自己選擇的，別怪老爸爸當初沒勸妳。

穆女：我知道啦！可是人家回去做什麼事呢？

老穆：不是說要陪老爸爸，當一輩子老處女嗎？

△老穆開著玩笑，穆女輕捶著老穆。

老穆：好了，好了！把這盤端過去吧！

△當穆女把菜端過去時，她偷嚐了一口。

穆女：哇！天下美味莫過於老爸爸做的菜，真是朝思暮想，唯有菜香。

老穆：瘋瘋顛顛的，說什麼呀！

△老穆一面笑，一面罵，一面手裡還不停做著。

△當他把一盤青菜丟入炒鍋中時，白煙冒出，他用鏟子快速炒著。

△突然，火警警報器响了。

老穆：那是什麼聲音？

穆女：火警！——唉喲！糟糕，一定是炒菜的煙太多了，警報器才會响。

△老穆急忙關了火，楞了。

老穆：那怎麼辦？

△穆女早已搬來一把椅子，站立其上，伸手向上作著拔掉東西的動作。警報聲停止。

老穆：妳作什麼？

穆女：把警報器拔掉呀！這樣不就不响了嗎？

老穆：那萬一真有火警呢？

穆女：待會兒再裝上去就成了嘛！

△穆女下了椅子，放回原處。

△老穆有點餘悸地望望天花板。

老穆：我看，就吃這幾道菜吧！再弄，真的把警察給招來了就麻煩囉！

穆女：沒那麼嚴重啦！老爸爸！不過菜倒是夠了，只我們兩人吃呢！

△老穆脫了圍裙，父女二人坐上桌旁的椅子。

△穆女為老穆添了點飯，自己則不添。

△老穆看看女兒，有點不好意思的問她。

老穆：女兒呀！有沒有酒？給老爸爸斟一杯吧！

△穆女故意沈下臉。

穆女：不准！

老穆：唉呀！女兒，賞老爸爸一碗水酒，當作是洗塵嘛！這從香港飛來，也挺遠的。

△穆女楞了一下。

穆女：香港？

△老穆知道說錯了，急忙改口。

老穆：算了算了，今天老爸爸戒酒。

穆女：爸！到底怎麼回事？你去香港玩嗎？

△老穆沈吟了一下，點點頭。

老穆：去看妳奶奶……和大媽。

△穆女張口結舌。

穆女：奶奶？大媽？她們在香港？我怎麼從沒聽你說過？

老穆：前一陣子才託人打聽到她們的下落，本以為這輩子沒指望再見她們了……

穆女：她們什麼時候到香港的？為什麼不接她們到美國，或是台灣？

△老穆搖頭。

老穆：她們回天津去了。只見了一面，就那麼一天。

△穆女也有點難過。

穆女：對不起，爸！我不知道有這件事。

老穆：沒關係！爸該早點告訴妳的。

穆女：那她們好不好？

老穆：從死裡活過來的人，她們嘴裡不說，我疼在心裡。

穆女：別難過了。既然她們出不來，您把地址留給我，我多寄些錢過去便是了。——吃吧！爸！

△老穆點點頭，邊說邊吃。

老穆：那條繡帕，是當年爸爸送給妳大媽的。如今她要我轉給妳，好傳下去。我們穆家就剩妳一個後代子孫了。

△他們靜靜吃著飯，老穆實在不願留在這種靜默中。

老穆：女兒呀！妳真要老爸爸陪妳唱四郎？

穆女：當然是真的囉！

△穆女一下子又恢復了活潑。

老穆：可是爸爸好久沒吊嗓子了，怕不行囉！

穆女：沒關係啦！待會兒我們就吊一吊嘛！哼！我就知道，爸爸不但沒吊嗓子，而且喝酒、抽煙全來，對不對？

△老穆苦笑。

老穆：一個人在家，不喝酒、抽煙，我吊嗓子給誰聽？我老婆一個在天津，一個在黃泉，我女兒嘛！流落番邦有五

秋，怎不教人淚雙流。

△老穆索性唸起京腔來了。

穆女：爸爸沒喝酒就先醉了。要罰！

老穆：怎麼罰？

穆女：罰酒一盃。

△穆女從桌下拿出了一瓶酒，在老穆面前晃一晃。

△老穆喜出望外，笑了。

老穆：多謝女兒。

穆女：只准一杯，多了不成，晚上唱不成戲囉！

△老穆捏了女兒一把，穆女為他倒酒。

穆女：敬爸爸。

老穆：爸爸是千杯不醉，今天可是一杯就醉囉！

△父女對飲對酌，表現在眉宇間其實是悲悽的。

△胡琴聲悠悠揚揚拉起了過門。

△幕後老旦的聲音唱出搖板。

老旦 O.S.：耳聽帳外悲聲壞，

父女見面也要傷懷。

△鑼鼓聲急急响起，大幕疾落。

第三幕 第一場 別家

△升降舞台在鑼鼓點中升起定位。

△上面已擺好一套平劇舞台上慣用的桌椅砌末，紅絨地毯也鋪陳地板上，加上紅色的背景大幕，使我們如置

身傳統的平劇舞台。

△扮演余太君、六郎、八姐、九妹分別急急出場。

△四郎與四夫人隨即亦上場。

△四郎唱西皮搖板。

四郎（唱）：辭別老母回北塞。

△四夫人接唱西皮搖板。

四夫人（唱）：再與婆婆說開懷。

太君：你等因何吵鬧？

四夫人：哎呀！婆婆，你孩兒他他……要回去了。

太君：兒呀！豈不知天倫為大，忠孝當先？

四郎：唉呀！母親，孩兒豈不知天倫為大，忠孝當先，此時若不回去，你那賢德兒媳與那小孩兒，就要受那一刀之苦。

△太君唱哭頭。

太君（唱）：我哭，哭一聲延輝我的兒。

△四郎唱西皮搖板。

四郎（唱）：我叫，叫一聲老娘親。

太君：我的兒。

六郎：四兄長。

四郎：六賢弟。

八姐：四兄長。

九妹：四兄長。

四郎：二賢妹。

四夫人：我的夫。

四郎：苦命的妻。

△他們做著拭淚的動作。

△五更起打，四郎伸手數著更數。

四郎：唉呀！

△四郎唱西皮散板。

四郎(唱)：瞧樓鼓打五更牌，

辭別一家回北塞。

△四郎改唱反西皮散板。

四郎(唱)：楊四郎心中似刀裁。

太君：兒啊！

四郎(唱)：捨不得老娘年高邁。

六郎：兄長。

四郎(唱)：捨不得六賢弟將英才。

八姐

九妹：四哥。

四郎(唱)：捨不得二賢妹未出閨門外。

四夫人：夫呀！

四郎(唱)：實難捨結髮糟糠女裙釵。

衆人(唱)：一家人只哭得肝腸斷。

△在唱此段時，四郎等人在舞台上制式的科介，最後的畫面應是：四郎抬左腿，由六郎扶腿；八姐、九妹分別立兩側扶四郎手；四夫人跪地上拉住四郎的腰帶之飄穗，而太君立其旁。

△畫面形成後，戲繼續演，而升降舞台緩緩降下，燈光漸暗。

註：本場一切唱腔、身段及排演地位，皆以平日所見舞台上之平劇為準。

第四幕 回令

△大幕在黑暗中升起，燈光如陽光般照射上舞台的公園場景。與第一幕第一場比較起來，公園沒有什麼改變，除了人群的位置稍有不同，其餘似乎是一模一樣。

△阿婆換了一件衣服，除此之外，她也沒多大改變，只是手中的毛線衣又換了比較深的顏色，比較大，也快完成了。

△阿婆扶扶眼鏡，看看手錶，停下手裡的動作，輕輕歎了一口氣。

△慢跑的人跑過。

△突然，阿婆的目光焦點凝聚在右下舞台外側的某一點上，她有點抑不住的喜悅，還抿嘴笑了。

△但是很快的，她又低頭恢復了打毛線的工作，彷彿什麼也沒看到，什麼事也沒發生。

△是老穆，他依舊戴著鴨舌帽，一肩背著一個小小的旅行袋，只是手上多了一份禮盒。

△他走到屬於他的座椅，將旅行袋放好，愉快地向阿婆打招呼。

老穆：早呀！

△阿婆仍然沒有抬頭，也沒有停止打毛線的動作。

阿婆：早！——你回來了？

△老穆笑一笑，點點頭，面對正前方伸了伸懶腰。

老穆：是呀！昨天晚上到的。一個晚上都睡不着，就想著趕快天亮，趕快到公園裡來。

阿婆：你女兒好不好？

老穆：好得不得了，還是那個模樣，姑娘家，好像永遠也長不大似得。

阿婆：那你們真的去演戲囉？

老穆：那還假得了。

阿婆：好看嗎？

△阿婆有點懷疑地問老穆。

△老穆開懷的笑著。

老穆：阿婆不喜歡，當然不好看了。

△阿婆也笑了，嘴裡罵著，卻沒出聲。

阿婆：美國怎麼樣？大不大？

老穆：當然很大了，可是大又怎麼樣呢？妳不知道呀！我去的那天，在女兒家炒菜，把火警警報器都給炒响了。

女兒當場拆了警報器，可是第二天說什麼也不讓我再作菜了，故意說要帶我開洋筆，其實還不是怕油煙。

△阿婆有點懷疑。

阿婆：有那麼嚴重？

老穆：他們美國人比較愛乾淨，怕油煙弄髒了房屋嘛！

阿婆：不過哦！以前我到日本去過，他們吃也很簡單耶！

老穆：大概中國人太苦了，只有留著一點點吃的樂趣，免得過不下去囉！

△老穆苦笑著。

△阿婆沒聽太懂，也不管，拿起毛線，比了比。

△老穆發現毛線的顏色又換了，便開玩笑。

老穆：這回又是打給那一個孫子呀？

△阿婆忍不住笑了，卻又神秘兮兮地。

阿婆：是呀！他要當我孫子，我也沒辦法。

△慢跑的人跑過，一樣的，汗濕透了他的運動衫。

阿婆：我就知道，你一定會回來的。

老穆：不回來，真的就像楊四郎一樣，流落番邦囉！至少，台灣還是自己的國土。

阿婆：吔！那你去美國那麼多天，有沒有去觀光一下？

老穆：女兒教課忙，我一個人出去，她也不放心，只去了一次唐人街，哪！這是唐人街買的，送你。

阿婆：哦！那麼好，是什麼東西？

老穆：也沒什麼，妳回去拆了看就知道了。

△老穆把禮盒給阿婆，阿婆喜悅洋溢臉上。

阿婆：那你又沒出去觀光，會不會很無聊呀？很多天耶！

老穆：其實，我在美國沒停多少天，先去了一趟香港。

阿婆：哦！你還真會跑，還去香港。要去得香港腳呀？

△兩個人都笑了。稍後，老穆才試著解釋。

老穆：其實，主要是去探望我娘。

△阿婆吃了一驚。

阿婆：你娘？她不是在大陸？你去大陸？

老穆：不是啦！我們在香港見的面。

阿婆：嚇我一跳——不過，能夠見面也實在不容易哦！

△阿婆有點掩飾剛才的失態，故意這麼說。

老穆：沒見面的時候一直在想，見了面又捨不得分開怎麼辦？

阿婆：是呀！那很難哦！

老穆：我還想，萬一，萬一真的不行，乾脆回天津算了。

△阿婆又呆住了。

老穆：妳別緊張，我這不是回來了嗎？——我的意思只是說……唉！算了。我看到我媽和我老婆……

阿婆：怎麼又一個牽手？

老穆：是呀！留在大陸的。

阿婆：哦！你跟那個什麼四郎一樣耶！

老穆：看到她們，我就知道不可能了，除了反攻大陸，我是不可能回去的。你不曉得，叫人看了心疼。

阿婆：唉呀！那麼多年沒有見面，會啦！會傷心的啦！

老穆：比傷心還要痛。妳不知道，從頭到尾我也沒哭過，甚至送她們上了飛機，我也沒有掉眼淚。我當時還罵自己心腸硬，可是後來想想，才知道那是真的心碎了。也明知道，像我娘，我是不可能再見到她了，哭也沒有用了。這種悲哀，恐怕只有中國人才能體會吧！

△老穆不再多說。阿婆也沈默著。

△慢跑的人光著膀子，從他們眼前跑過。

△阿婆輕輕地說。

阿婆：其實，你人回來就好了。不要再想那麼多了，我們活那麼老了，也應該知道，世間有很多事是強不來的，人要有緣就應該惜福了。

老穆：是呀！妳是最有福的人囉！

阿婆：我們都是有福的人，平平安安的。惜福、惜福哦！

△阿婆打完了她的最後一針，收了針，將織好的毛線衣拉扯好。有點不好意思的對老穆說。

阿婆：這件是要給你的啦！我不知道你的尺寸，你試試看，不能穿我再拆掉重打，反正有的是時間，冬天來以前，一定可以打好，讓你好過冬。

△老穆將毛衣在身上比著，笑著，溫暖流過了他們的心田。

△公園裡的其他人都離開了，似乎天地只剩下了這一對有緣的老人。

△一陣風將柳樹的枝條吹動了，柳絮因風而起，剎時間，一片白茫茫，如大雪之紛飛。

△胡琴的旋律幽然揚起。

△燈光漸暗，大幕緩緩落下。

——
劇 終
——